

两位阿姨

□ 青 弋 (上海, 白领)

前些年, 老妈大病一场后, 就从老虎直接变成了“hello kitty”。为了让她生活得舒适一些, 我让妹妹从中介那里找一个阿姨, 负责给老妈做饭与清洁工作。老妈一个人的生活也简单, 阿姨只消每天来半日即可。

阿姨姓曹, 北方人, 也是个老家政了。活干得挺溜, 就是有些粗糙, 做的菜更一言难尽。每次和我妈通话, 都听她老人在电话里抱怨, 菜太咸, 油太重。太咸对于一个老龄高血压患者来说, 的确堪忧。只好和曹阿姨沟通, 菜可否烧得淡一些。可能是因为曹阿姨丈夫是做体力劳动的, 她在家做菜的习惯手法就是多盐, 所以, 很难改。但是曹阿姨热情、爽朗、手脚麻利, 喜欢掏心掏肺地和我妈聊她家里的事。我妈吐槽归吐槽, 还是留用了她。

说来曹阿姨的命运也是令人唏嘘, 有个独生女, 长得眉清目秀, 却在读书时患

上了精神分裂症, 时好时坏, 一直在家歇着也没工作。曹阿姨来我家时偶尔也带着女儿的, 妈妈干活, 女儿就在一旁玩。曹阿姨的老家正好有个适婚男孩, 智商一般, 就和曹阿姨说他俩处对象, 于是, 一桩婚事就这样被促成了。不久, 小夫妻生了一个女儿。曹阿姨天真地以为, 结婚后, 女儿的病会慢慢变好, 孰料病情却越发严重了。曹阿姨忙于照看女儿, 时常来不了我家。她频繁请假, 但希望我们能继续用她, 保住这份工作。可是, 我们也很为难, 因为老妈是需要人照顾的。拖了一两个月, 看她根本无心做事, 就还是没留。但曹阿姨的微信没有删。后来, 我们得知曹阿姨的老公在一次工地事故中走了, 老妈还让我妹送了一些钱给她。

请的第二个阿姨姓姚, 是个做菜高手, 说原来在食堂做过大师傅的。姚阿姨五十多岁, 精致范儿, 自视甚高, 特别爱美,

身材也保持得很窈窕。她说自己出来做家政纯属在家闲得无聊, 老公、儿子都能挣钱, 重点在这三个字上——不差钱。所以, 每次只要我或者我妹在, 她都会反复重申这些话。我妈说, 姚阿姨有时还会穿着旗袍来干活。我心想, 唉, 姚阿姨在我妈这里做家政, 可真是委屈了呀。

姚阿姨喜欢跳广场舞, 说常有男舞伴向她示爱。在我妈眼里, 姚阿姨渐渐成了大美女般的存在, 人见人爱。有一次我回老家看妈妈, 她忧心忡忡地对我说, 你姚阿姨太漂亮了, 虽然年龄比你们大一些, 但我怕小天(妹夫)哪天也喜欢上她就不好了, 不如让她走吧。我差点笑得喷饭, 不是, 小天怎么可能喜欢上姚阿姨……老妈, 你不仅对女儿女婿没信心, 也太杞人忧天啦。

姚阿姨后来自己离职的, 说老公不让她做了。然后, 我们又请来新的阿姨。



生疥腮

□ 蒋 霖 (青岛,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我小学时生过一次疥腮, 请了两个礼拜的病假。疥腮最大的症状是腮帮子肿胀, 而且两侧肿胀不均, 因此有碍观瞻。治疗疥腮有个偏方: 将仙人掌去皮后用石臼捣为泥状, 再将这仙人掌泥敷在腮上。仙人掌泥有草本的清香, 最初涂到脸上颇有清爽之感, 可慢慢变硬结成块后便不那么舒服了, 像在脸上糊了一坨厚厚的屎, 更加有碍观瞻。

总之, 整整两个礼拜, 我不能上学,

不能和小朋友玩耍, 仅有的娱乐方式是一个人守着电视看各种节目, 倍感孤独。病愈返校后, 班主任更对我颇有微词: 你不够坚强, 小小一个疥腮, 怎么要请那么长的假呢。你看我们班那谁谁谁, 发烧如何如何, 一天后马上回到课堂带病坚持上课……大概我上小学的那个年代, 社会上的价值观就是如此: 轻伤不下火线, 小病不离岗位。以至于我的老师会对一个小学一年级学生请两周病假不太能理解, 连疾

病的传染性也不管不顾。当年的我是有些惭愧的, 一个成为“榜样”的机会, 就这样被白白浪费了——如果我也带病坚持上课, 一定会比那个发烧的哥们得到老师更多的褒奖, 小红花以及三好学生奖状或纷至沓来……可惜。

如今, 我长到三十多岁, 增加了一些浅薄的阅历。倒慢慢觉得, 有时候, 一些“榜样”, 还是不当比较好。

